

【台湾】

卧龙生  
武侠系列

江苏文艺出版社

镖

旗

下



傳  
本

雄

下

(苏)新登字007号

## 镖 旗

---

作 者：卧龙生

责任编辑：江 文

---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淮阴新华印刷厂

---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46.125 插页 2

字数：800,000 199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

标准书号：ISBN 7-5399-0601-4/I.579

定 价：28.50元（上、中、下册）

---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五十二、破四象阵

刘婉蓉去了一顿饭工夫左右，重入花厅，道：“幸未辱命……”

关中岳奇道：“怎么？刘姑娘可已找出了那铁大侠的下落？”

刘婉蓉道：“只能说有一点头绪了，不知诸位中那几个愿意去瞧瞧？”

关中岳、杨四成、方振远、沈百涛等齐声应道：“在下愿去！”

刘婉蓉摇摇头，道：“不行，不能去的人太多，督帅大人的安全，还要咱们保护！”

关中岳道：“这么吧！干脆你姑娘把我们分配一下，谁该去，谁该留下。”

刘婉蓉道：“这作法只怕有些不妥吧！”

沈百涛道：“姑娘但请吩咐，我等无不从命。”

刘婉蓉略一沉吟，道：“有关总镖头和杨镖头，两个人去一趟，已经够了。”

沈百涛道：“在下留此保护督帅。”

刘婉蓉道：“是的，不过，还得麻烦关总镖头说上一句

话！”

关中岳道：“说什么？”

刘婉蓉道：“阁下离开之时，希望贵局中人，都能够暂时听沈总管之命。”

关中岳道：“这个容易……”

回顾了方振远一眼，道：“老二，尽量听沈总管之命行事！”

方振远道：“小弟知道。”

刘婉蓉又低声交代了沈百涛几句，才回顾了关中岳等一眼，道：“咱们走吧！”

关中岳伸手取过兵刃，和杨四成一齐随在刘婉蓉身后行去。

刘婉蓉带两人，绕到后院中一个便门处，只见门外早已停着了一辆篷车。

关中岳道：“姑娘要坐车走？”

刘婉蓉道：“女孩子，骑马不便，只好要两位陪我坐车了。”

关中岳道：“我们跟在车子后面，姑娘请上车吧！”

刘婉蓉道：“这辆篷车，足够咱们三人乘坐之用，两位上车吧！”

关中岳道：“姑娘是千金之躯……”

刘婉蓉接道：“现在，和过去有点不同，过去，我是名门淑女，宦门中的媳妇，自然要严守礼教，不得有一点疏忽，现在，我婚约已除，心中已无顾虑，而且，又决定了

混入江湖，自然用不着太多顾忌了。”

关中岳笑一笑，道：“原来如此！”

举步跨上篷车。

杨四成，刘婉蓉先后登车，放下垂帘，篷车立时向前奔去。

关中岳低声道：“姑娘，咱们要到那里去？”

刘婉蓉笑道：“去找铁梦秋啊！”

关中岳道：“怎么？姑娘已经查出来那铁大侠的去处么？”

刘婉蓉道：“咱们去碰碰运气。”

关中岳道：“看姑娘的镇静，似是已胸有成竹了？”

刘婉蓉道：“目下咱们去的地方，能否找得铁梦秋，一大半是靠运气了。”

关中岳道：“姑娘真的是全无把握？”

刘婉蓉道：“总镖头，在未见到铁梦秋之前，如何能谈到把握二字。”

关中岳道：“姑娘说的是……”

语声一顿，接道：“既是姑娘没有把握，何不把去处说明，咱们也好早些商量一下。”

刘婉蓉道：“好，咱们现在去的地方，是开封城外曾家寨。”

关中岳道：“我知道曾家寨，是一处很大的庄子。”

杨四成大有意外之感，道：“怎么？铁大侠会躲在曾家寨中。”

刘婉蓉摇摇头，笑道：“铁大侠不是躲在那里，而是很可能被困在那里。”

杨四成道：“姑娘之意，可是说那铁梦秋和八卦教主，在曾家寨中动手？”

刘婉蓉道：“八卦教发现在督帅府中，自然也可能把城外分舵，设在人口众多的曾家寨中了！”

杨四成道：“姑娘之意是说八卦教在曾家寨中，设有分舵？”

刘婉蓉道：“严格点说起来，不是分舵，而是总舵！因为八卦教主，就常驻那里！”

杨四成心中知她必有所本，所以也未再多问。

篷车不停的奔驰，行约半个时辰之久，才突然缓了下来。

车外传入了车夫的声音，道：“禀姑娘，已到曾家寨。”

刘婉蓉道：“靠北面有一座新建的大宅外。”

那车夫似是对曾家寨子很熟，车向正北转去。

又过了一盏热茶工夫，车子停了下来。

刘婉蓉道：“两位下车吧！”

关中岳，杨四成，跃下篷车，抬头看去。

果然见一座高大的宅院，矗立在寨子前面。

这座大庄院，和寨子还距离有几十丈的距离，但围墙碉楼，自成一座院落，因为庄院过大，看起来也像一座小寨子似的。关中岳打量一眼那座大院落，刘婉蓉也已下了篷车道：“咱们分两路进去，两位往大门里闯。”

关中岳对那刘婉蓉已有了相当的信任，两人也点点头，行到大门前面。

杨四成举手轻轻一推，那木门竟然是紧紧的关闭着。

关中岳举起手中金背大刀，正想劈开木门，却被杨四成伸手拦住，道：“总镖头，咱们越墙而入吧！”

关中岳一提真气，飞上围墙。

杨四成紧随着飞身而上。

向下看去，只是一片大庭院中，冷冷清清，不见一个人影。

杨四成轻轻咳了一声，道：“总镖头，这地方确然是有些奇怪！”

关中岳点点头，飘落地。

杨四成紧随身后，举步向前行去。

关中岳低声说道：“防备暗袭。”

杨四成道：“这地方确实有些奇怪。”

关中岳点点头，道：“咱们分开走，至少要保持两丈以上的距离。”

杨四成拔出双笔，道：“属下走在前面。”

双笔护胸，昂然而行。

两人一直走近大厅，仍然未有拦阻之人。

大厅木门，虚虚的掩着，但只错开了一个很小的门缝，叫人无法瞧清楚大厅内的景物。

关中岳抬头四顾了一眼，低声说道：“刘姑娘还未到。”

杨四成道：“也许她已在暗中瞧着咱们……”

关中岳道：“这两扇木门关的很奇怪，所以，我想，他们可能是有意的安排，要咱们很自然的踏入了陷阱之中。”

杨四成道：“这么吧！属下进去，总镖头在门外接应我。”

关中岳道：“我瞧不用这样冒险。”

杨四成道：“总镖头之意呢？”

关中岳右手一扬，一股暗劲，直撞过去。

但闻波的一声轻响，那紧闭的木门忽然开动了一下。

但很快的，木门又成了半虚掩的状态。

杨四成怔了一怔，道：“怎么回事？”

关中岳道：“古怪的很，也许是厅中有消息埋伏……”

杨四成接道：“也许是人……”

关中岳点点头，接道：“不错，这房中可能会有人。”

重重咳了一声，又道：“朋友，在下等已然找到了此地，你朋友再这般故弄玄虚，不觉着太过小家子气么？”

大厅中仍然未见动静，似乎是根本未听关中岳的话。

杨四成道：“总镖头，他们似乎是有意作成这等诡秘的安排，八卦教原本就是一个以诡奇著称的门派，咱们想法子冲进去就是。”

关中岳暗中对杨四成一打手势，随手捡起了半块砖头。

暗中运集功力，右手一扬，半块瓦砖疾飞而出，击打在木门之中。

但闻蓬然一声大震，半块青砖，撞的有如碎粉一般簌簌落下。

那半掩的木门，也被这一砖撞开了去。

关中岳金背刀同时出鞘，一个飞跃，人已到了那大厅门口之处。

横刀平胸，拦住了去路。

这次，那厅门也未再关闭，一扇大开，一扇虚掩。

广敞的大厅中，不见任何陈设，看上去，有如一座晒物的场子一般。

但光线幽暗，形成了一种诡异的气氛。

关中岳运足目力，四下瞧去，只见大厅中间，坐着四个身着黑衣劲装的大汉。

四个人都盘膝而坐，分占着四个方位。

每人的膝前，都放着一把锋利的出鞘单刀。

关中岳轻轻咳了一声，道：“诸位，在下关中岳，请教诸位一事。”

四个人仍然端坐如故，似乎是根本没有听到关中岳的话。

杨四成紧随着飞身而入，接道：“诸位，如是还要装聋作哑，在下只好用暗青子招呼诸位了。”

四个黑衣人，对那些入耳威吓，仍然是视作无睹，望也不望两人一眼。

杨四成冷笑一声，道：“我倒要证实一下，诸位是死的，还是活的。”

右手一探，摸出一把锋利的匕首，一扬手，一道寒芒，疾射而出，飞向正东方位坐的黑衣大汉。

匕首寒光森森，到了那大汉的面前。

只见那大汉一张口，竟然一口咬住了那把锋利匕首。

此等惊人的能耐，只瞧的杨四成呆在了当地。

敢情，这四个黑衣人，都是武林中第一等的高手。

似乎是那一刀，根本和他无关般。

杨四成愣了一阵之后，举起手中的判官笔，正待又向那大汉刺去。却被关中岳摇手拦住。

这当儿，身后突然响起了轻微的步履之声。

两人回头望去，只见刘婉蓉缓步行了进来。

杨四成急急说道：“姑娘来的正好，你瞧这四个人是怎么回事。”

刘婉蓉缓步行了过来，打量了四人一眼，淡淡一笑，道：“这是一种阵法，两位幸好还未入他们的四象阵中。”

关中岳奇道：“他们坐在这里不动，也是一种阵法？”

刘婉蓉道：“这是以逸待劳，以静制动的阵法，如是两位一旦行入阵中，四人一齐发动，威势猛不可当，不过……”

关中岳道：“不过什么？”

刘婉蓉道：“不过，他们不是对付咱们的！”

关中岳奇道：“不是对付咱们，那是对付什么人啊！”

刘婉蓉道：“他们好像是等人，如是我推想的不错，他们这座四象阵，是在等候铁梦秋。”

关中岳大刀一挥，道：“刘姑娘，既知四象阵的变化，用不着咱们再等下去了，姑娘指示一下，和杨镖头两路攻

入。”

刘婉蓉摇了摇头，笑道：“他们希望咱们冲入四象阵中，让他们一试身手，咱们偏偏不让他们如愿以偿。”

杨四成道：“那要如何？”

刘婉蓉道：“咱们守在这里等候！”

她似是有意让四个黑衣人听到，故而声音说得很大。

杨四成道：“姑娘之意，可是说那铁梦秋会来此地么？”

刘婉蓉道：“不错，他们已听到咱们的谈话了，心中早已十分恼火，所以坐着不动，那是因为他们奉有严命，不敢轻举妄动。”

关中岳道：“姑娘高见？”

刘婉蓉道：“你再仔细的瞧瞧他们，他们有什么不同？”

杨四成仔细瞧了一眼，道：“在下瞧出来了，他们带着人皮面具。”

刘婉蓉道：“他们隐藏了真正面目，因为他们怕见人。”

这时，那口咬匕首的黑衣大汉，突然弃去口中匕首，冷冷说道：“姑娘是何许人？”

刘婉蓉啊了一声，笑道：“我还以为你不会说话呢。”

那黑衣大汉冷冷说道：“如若是那两个莽撞的汉子，在下对他们可以置诸不理，但姑娘有些不同了。”

刘婉蓉道：“承你看得起我，在下也希望能和你好好的谈谈。”

那黑衣大汉缓缓说道：“姑娘想和在下谈些什么呢？”

刘婉蓉道：“谈谈诸位在此的用心何在？”

黑衣大汉道：“可以，但在下亦有条件。”

刘婉蓉道：“你如是没有条件，也不会开口理我了。”

黑衣大汉道：“在下可以答复姑娘两个问题，然后，请姑娘带着两人离开。”

刘婉蓉笑一笑，道：“不知道他们是否肯听我的话。”

两人齐齐颌首微笑。

刘婉蓉道：“他们两位肯帮忙，看来咱们这个赌，倒是可以打一下了。”

黑衣人道：“姑娘答应了，那就请问吧！”

刘婉蓉摇摇头，道：“两个问题太少。”

黑衣人怒道：“姑娘这等说法，未免有些不知足了。”

刘婉蓉道：“其实，我不用和你赌，只要我耐心在这里看下去，很快就可以瞧出个结果了。”

那黑衣大汉无可奈何的说道：“好吧！你要问几个问题？”

刘婉蓉道：“不多，只增加一个。”

黑衣大汉道：“希望你说了算数！”

刘婉蓉点点头，道：“这个你放心。”

黑衣大汉道：“那你就问吧！”

刘婉蓉道：“你们是何门派？”

黑衣人道：“八卦教！”

刘婉蓉道：“在这里等什么人？”

黑衣人道：“一位姓铁的少年。”

杨四成道：“刘姑娘，咱们吃亏太大了，这些事情，都

是你料中的，如何能算。”

刘婉蓉笑道：“我对自己的料断，并无信心，这样证明一下，岂不更好。”

杨四成心中，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却未再多言。

刘婉蓉道：“你们四个人是何身份？为什么要戴人皮面具？”

黑衣人怔了一怔，道：“这是两件事，姑娘只可问一件。”

刘婉蓉道：“是一件事，就是要你们说出了自己的真正身份，其实你们可以不用回答，只要取下人皮面具，给我们瞧瞧就成了。”

那黑衣大汉双目中暴射出两道寒光，冷冷的说道：“姑娘，这未免太过恶作剧了。”

刘婉蓉道：“阁下可是后悔了不想赌？”

那黑衣大汉冷哼一声，突然举手一挥。

只见坐在地上四名黑衣人，同时在地下拍了一掌。就借着一掌之力，四个盘坐地上的黑衣人，同时飞跃而起，向下落去。

刘婉蓉道：“两位快向旁侧闪开。”

喝声中，右手拍出了一掌。

这一掌，正击向正东方那说话大汉的身上。

但闻那大汉冷哼一声，回手还击一掌。

一个掌势由下而上，斜里攻来，一个却由上向下面拍出。

双方掌力未触，两股暗劲已然先行接触。

这时，如是有一方功力相差悬殊，单是那掌风，劲力，就可把一方震退。但双方功力相若，各自运气，掌势接触在一起。

但闻波然一声，双掌接实。

刘婉蓉向后退了两步，那黑衣人却连翻两个跟头，才落着实地。

这时，另外三个黑衣人，却同时原姿不变的落着在实地之上。

三个人落地之后，仍然是各自保持着适当的方位。

关中岳和杨四成，都已在刘婉蓉呼叫之下，避外到一丈开外。

但刘婉蓉却被围入了四象阵中。

可惜的是四象阵，有了一个极大的缺口，使他们无法发动攻势。

刘婉蓉一闪身，跃到阵外，笑道：“你们阵势不齐，无法困我。”

那和刘婉蓉对掌的大汉，右手一按实地，人又飞起，落在了东面方位，补齐了四象阵，道：“姑娘有本领，就入阵中试试。”

刘婉蓉笑一笑，道：“我不会和你呕气，也不会中人激将之法。”

关中岳和杨四成冷眼旁观，只见那四个黑衣人飞跃之时，不但双腿仍然是盘膝而坐，而且，膝前放的单刀，仍

然能好好的放着。

单是这一份能耐，就非同小可，关中岳，杨四成暗自忖思，自己就很难作到。

那黑衣大汉冷笑一声，道：“姑娘，不可逼人过甚。”

他脸上戴有人皮面具，看上去，还保持着镇静，但声音中，却有些微微颤抖。

刘婉蓉突然一沉，道：“你们这四象阵，连我都困不住，还想困那铁梦秋么？”

那坐守正东方位的大汉，似乎是这四个黑衣人中的首脑人物，一直由他和刘婉蓉答话，另外三人却闭口不言。

但聪慧的刘婉蓉，既不动火，亦不受激，进入四人布成的阵势之中，使得四人合击之阵的威力，无法发挥。

但那黑衣大汉，亦似有着过人的涵养，略一沉思，心情又静了下来，语气缓和的说道：“三位请便吧！”

右手一按实地，人已飞落正东方位，保持了四象阵的完整。

需知练武的人，功力火候，常和涵养功夫，成为正比，功力火候愈深的人，涵养功夫，也愈是到家。

刘婉蓉看他答非所问，不再理会自己，心中亦是暗暗吃惊，忖道：看来，他们有一定的目的，不能轻易自乱阵脚。

心中念转，口中却对关中岳道：“关总镖头，你久走江湖，识人众多，可认识这四位高人么？”

关中岳道：“四象阵法，在下似乎听人说过，据说和武

当派的五行剑阵，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在下对四象阵的源出，却是不甚了然。”

刘婉蓉道：“四象阵，并非那一门派专有，如若总镖头想从四象阵源之处，找出他们的来历，那是缘木求鱼了。”

关中岳心中大感奇怪，忖道：“此时何时，她竟有闲情逸致说起这四人的来历起来。”

心中念转，口中却说道：“这四位高人，脸上戴着人皮面具，如若他们能够取下面具，在下或可认识。”

刘婉蓉道：“关总镖头，晚辈可以断言，你一定认识他们。”

关中岳怔一怔道：“为什么？”

刘婉蓉道：“因为，他们都是中原武林道的高人，他们戴着人皮面具，是因为他们怕别人认出他们是谁。”

关中岳啊了一声，道：“有这种事。”

刘婉蓉道：“晚辈可以断言一句，只要咱们能揭开他们面具，亮出他们真正的身份，他们至少会不战而退。”

关中岳道：“这个，这个，很难叫人相信。”

刘婉蓉道：“不信么，咱们就试试看，但两位要帮我一个忙。”

关中岳道：“如何一个帮法。”

刘婉蓉道：“太极分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化八卦，你们站在两仪之位，措制他们的变化，我进入阵中，抓他们一个出来，取下他们的人皮面具瞧瞧！”

一面说话，一面指示两人站的方法。